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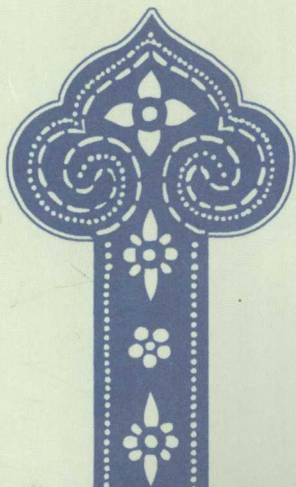
人与衣

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

邓如冰/著

她以一种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用自己的服饰和自己的身体来实现个人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她的古旧服饰本身就是过去的文明的写照，而她以置身于古旧服饰中的方式来表达她对过去的文明的最贴近的爱与批判。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与衣

邓如冰 著
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J207.42

2013.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与衣: 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 / 邓如冰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633-9300-8

I. 人… II. 邓… III. 张爱玲 (1920~1995)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4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8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女性文学研究——广阔的道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秦兆阳有一篇文学论文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当时读了颇受感动,至今认为是在那时读到的一篇很好的文学论文,现在我将它的副标题移用于女性文学研究,并作为邓如冰《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序言的标题。

大凡一个文化领域的兴起,都是在与旧有的文化传统对立的意义上被自觉提倡的,中国新文化是在与中国旧文化对立的意义上被提倡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在与浪漫主义文学对立的意义上被肯定的,女性文学也是在与男性文学对立的意义上发展起来的。这几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与固有文化传统不同的新的旨趣和要求,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建立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 但当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已经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当它已经有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合法地位与独立空间,已经有了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基本前提条件,人们并不再从根本上否定它的价值和意义,它与固有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意义就基本消失了,至少也是淡化了。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文化是在与中国的旧文化直接对立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但时至今日,恐怕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新文学作家是在反对中国旧文化传统的意图下进行创作的,因为在这时,继续开拓自己的文化空间,推动自身的继续发展,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中国古代文化(五四时期称之为“旧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五四时期称之为“新文化”)成了两种并立的

文化形态,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文学作品也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而存在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继续发展的文学资源,对立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已经转化为差异互补的态势。如果仍然在二元对立的意义上看待二者的关系,就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当代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在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其文化直感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研究路向的变化问题。毫无异议,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生成与发展,是与反叛固有的男性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联的。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人类文明都发生于男性确立了自己的社会中心地位之后。那时,构成社会的是男性,女性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文化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女性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因而当时的人类文化在整体上就是男权文化,或曰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女性的权利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是受到漠视乃至排斥的。女性进入社会,成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那时,女性开始进入社会,成为独立的职业劳动者,也有了极其卑微的社会地位,而女性文学也随之而生。那时的女性文学,还没有较为清醒的独立意识,是作为以男性文学为主体的文学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意识自己的,其基本的形态与李清照之于宋代文学有相似之处。女性文学自身的甘苦,也像当时的李清照一样,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并不作为整个女性的权利问题而受到社会的重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是在世界女性文学已经有了较程度的发展之后,于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起来的。在这时,它才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形态,它是将世界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它以反抗男权文化的统治为旨归,以张扬女性的社会权利为旗帜。这标志着女性文学已经从男权文化的笼罩下独立出来,正式走上了世界文化的舞台。这种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传入中国大陆,刺激了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成长和发展。我主观认为,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具有转折意义

的是两大研究领域,其一是比较文学研究,其二就是女性文学研究。

其实,女性主义文化并不是孤独的,它能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诞生,一是由于它自身的努力,二是因为即使在人类近代文化的整体中,也是有它的同盟军的。它的同盟军有两个:其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文化(在当代社会则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其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在当代社会则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反资本主义文化)。它们之所以能够结成同盟,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在当代社会为自己争取合法权利的弱势文化。它们有共同的背景——受压迫的地位,有共同的主张——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有共同的风格——激进的、反抗的。当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个短暂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期,在那时走进中国大陆文化领域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化大革命”后回到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总体上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可以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没有遇到中国大陆男性文化的正面阻击,很快就在中国大陆扎下根来,并有了一个不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和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从女性文学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自身体验的角度,肯定会感到我在这里低估了他们遇到的困难,但必须看到,那时,一些男性作家和男性文学研究者也经历着与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同样甚至更为严峻的困难。面对女性文学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他们有自己的困惑,有自己的迷茫,但将女性主义文学视为自己的对立面的“文化大革命”后男性文学研究者,恐怕只是极个别的人。

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同新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样,具有后发性,是在西方同样一种文学研究形态得到较长期的发展之后发展起来的,并且直接借鉴了西方较近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的研究领域,一般在开始之后就具有更为猛烈的发展势头,但在得到最初的发展之后也常常粘滞于固有理论的本质主义规定而走上自我异化的道路。实际上,任何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直感直觉印象的基础之上

的,没有大量直感直觉印象作基础,我们是无法赋予一种理性的本质主义规定以具体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的,形式上的比附只能使自己越来越远地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本质主义规定,而不会使自己越来越走近它。女权主义理论也是如此。我认为,在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现实社会的口头承认并拥有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有限文化空间的条件下,将其理性的本质主义规定放到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给以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和了解,是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防止自身异化的根本途径。在这里,我想申述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如上所述,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都是有社会性的,都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或某几个人的直感感觉和愿望。不论是女权主义文化理论还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当代社会女性对人类文化历史及其未来发展的整体感受和理解之上的,都是建立在要将当代社会女性的文化意识注入整个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并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化以男权为中心的单一化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女性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提出的只是女性的权利与女性的文学的问题,但其最终的指向目标是一种新的人类文化观。只要从这种整体的人类文化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在其整体的意义上是超于男女两性的简单对立的,它既不等于于自然主义的男性观和在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历史上形成的男权文化观,也不等于于自然主义的女性观和在以女权为中心的意识中建立起来的女权文化观,而是一种在以往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的“第三性”观。这是它的社会性,也是它的超越性。试想,假若没有这种超越性,假若它仅仅局限于为女性自身争取绝对的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它又以什么样的力量获得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呢?

其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与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对立基础之上的,但必须意识到,这是

它的立论根据,是建构自己并以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改变人类文化历史和现状的必要性的说明。但这不是它的具体的人类文化历史观,不是它赖以分析和判断人类文化历史现象的具体标准和尺度。也就是说,它对人类文化历史的这种判断永远是整体的,是在整体上才有价值和意义的,而不具有对具体文化现象作出是非、善恶、美丑判断的功能。这恰恰是所有立足于自身建设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根本特征。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遗余力地攻击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历史的男权主义性质,但在其根本的意义上它们仍然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它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于通过自身的生成与发展而改变人类文化发展的固有方向,而不是为了否定以往人类文化历史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有它们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它们就有改变人类文化固有发展方向的功能和意义;没有它们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即使它们批倒了以往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和文学,它们也仍然无法实现自身的追求目标,因而也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

其三,只要我们意识到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首先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们就会知道它们同样存在一个寻求自身文化资源的问题,同样必须进入具体的、有分析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叙述,这不但是它们自身生成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与男性读者沟通的需要。在这时,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往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人类文化是怎样生成的?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时,社会是以女性权力为中心的,而不存在男性权力对女性权利的漠视和排斥。只有到了国家产生之后,男性的绝对权力地位才正式确立下来。国家权力是在与外民族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参加战争的是男性成员,国家也就成了男性成员的专利。当国家越来越成为制衡整个社会生活的工具和手段,具有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的时候,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形式便正式形成了。围绕着国家繁衍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文化也随之成为以男性权力为

中心的文化,女性的权利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是受到漠视和排斥的,这种漠视和排斥又被社会文化确定下来,成为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总体特征。也就是说,尽管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都是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对女性的权利是漠视和排斥的,但这种文化并不是建立在全体人类的全部愿望和要求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也不是建立在全部男性社会成员的全部愿望和要求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也就有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历史进行分析性考察的可能。如上所述,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迄今为止人类文化的男权主义性质的批判永远只是整体性的批判,而不具有对具体文化现象作出是非、善恶、美丑判断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体现的仅仅是国家社会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质,而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个体人的全部言行的本质。在这里,人们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意识,即愈是接近依靠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维系的集体生活的领域,其男权主义的性质就愈加浓厚;而愈是靠近不需要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维系的私人化的生活空间,其男权主义的性质则愈加薄弱。这使我们没有权利将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以往人类文化男权主义性质的判断带入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私人化生活空间之中去。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牛郎不是一个男权主义者,织女也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依照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正像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套用到任何两个不同的人的关系中,我们也不能将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化的男权主义性质的判断套用到任何两个男女两性的关系中。

其四,当我们谈到文学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文学的特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判断。首先,在以往的人类文化中,只有文学是更加接近个体人内心独立愿望和要求的人类文化成果;只有文学是更加远离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权力而更加接近私人化生活空间的文体形式。它需要的是读者的理解和同情,而不是读者的屈从或拥护;它需要的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而不是权力对权力的压迫。这也就意味着,一部伟大的

文学作品,尽管我们不能断然地认为它的作者在现实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上都是完全摆脱了男权意识的人(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必须是圣人,也没有权利要求一个文学家就没有任何男性权力的意识),但至少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不是更多地充斥着男性霸权意识,而是更少地表现出这种意识。即使在人类历史上,那些更多地充斥着男性霸权意识的文学作品也只是那些屈从于政治、经济强权的趋时媚俗的作品。只有这样,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才成为真正的文学研究。试想,如果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打倒的都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而重新捧起来的是人类历史上那些趋时媚俗的低劣作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呢?其次,在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家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具有更加强大的对象化能力。也就是说,文学家不仅要善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观察、了解、感受外部的世界,也要善于站在对象的立场上观察、了解、感受到自己。正是这种对象化的能力,使那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尽管他们自身是男性,但在对女性心理的感受和了解上,也是超于当时的多数人的,其中也包括那个时期的多数女性。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这里,我们谈一下鲁迅。

鲁迅是个男性作家,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将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和文学视为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与文学,我们用这样的标准研究鲁迅作品,并在鲁迅作品中发现了诸多男权主义的特征,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但是文学研究自然是“研究”,就不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事情。我们必须看到,当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作出了整体性否定的同时,鲁迅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作出了自己的否定,他所否定的根据何在呢?

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

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①

如上所述，这种对以往文化的整体否定形式反映的正是一种文化重建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这种文化重建的愿望和要求实际是与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基本相同的，而且鲁迅也特别提出了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亦即女性权力问题。关于《伤逝》这篇小说，很多人认为，鲁迅之所以将男性涓生作为一个叙述者，起到的是将女性子君挡在了身后的作用，反映了鲁迅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男权意识。我认为，分析一篇小说，必须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和思想感受出发，不能仅从表面的形式特征出发。小说不是盖房子，有了一堵墙，就把后面的东西挡在了视线之外。实际上，涓生在《伤逝》中，被鲁迅所用的是眼睛和心。这双眼睛看到的更是子君，而不是自己；这颗心是一个忏悔者的心，而不是一颗男性霸权主义的心，不是将所有的错误归于别人，而将所有的功劳归于自己的那种蛮悍、不讲理的心灵，他有反思自我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将子君这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凸显出来，只要我们联想到在《伤逝》之前已经发表过的《娜拉走后怎样》，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这篇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恰恰是子君，而不是涓生。在小说里，涓生这个想象中的人物形象，起到的其实是鲁迅的替身的作用，通过涓生这个人物形象，将鲁迅送到一个向往新生活，向往新思想的女性子君的身边，并在想象中经历了一段爱情—婚姻—离散的生活。在这里，他对这样一个女性及其命运有了彻心彻肺的了解和感受，对自己善恶交织的内在心灵也有了清醒的意识和体验。这恰恰是一个男性作者克服自身的局限性，通过想象而使自己具有进入女性心灵的对象化的努力。鲁迅没有将全部的罪责推到涓生的身上，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伤逝》展现出来的才是一个

^①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2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所反复强调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都是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和文化。当然,即使像鲁迅这样的男性作家,也无法代替女性自身的创作,其作品更不属于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男性作家的作品,至少可以为男性读者感受、理解和接受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疏通道路。女性文学研究者没有必要将这样的文学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正像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那些革命文学家没有必要将鲁迅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鲁迅一生不仅推出了自己的作品,还推出了像萧红这样的女性作家,鲁迅不是女性文学的敌人,而是女性文学的同道和战友,他们是在同样一个起点上出发的。

其五,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视为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样一种文化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女性也不能不在这种文化的禁锢和压迫下带上畸形化的特征。所以,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仅具有反思男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反思自身并在反思自身过程中求取成长与发展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绝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女性天然地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任何一个女性的思想观念天然地就属于女性主义的文化观念。不断地寻找通向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上作出符合自己心愿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发展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有效途径。

综上五点,我认为,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建立在与以往人类文化的整体对立之上,都将以往人类文化视为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却不能仅仅将这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直接用于对象,因为在这种本质主义的规定中是有十分复杂的内容和无限生发的新的内涵的。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重生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富有生气,大都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1987

年,上海钱虹编了一本《卢隐集外集》,让我写篇序言,我就写了一篇《谈女性文学》,后来发表在当年的《名作欣赏》第1期上。在电影界,我还参加过一个中国女性导演的学术讨论会,有个发言,但没有写成文章。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西方有一种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是就印象谈印象而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多有翻译和介绍。因为自己不是女性,自知没有能力为女性文学研究作出什么有益的贡献,所以始终与女性文学研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我认为,即使从鲁迅文艺思想出发,我们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是能够接受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女性一直被排斥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文化之外,这是一个事实,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杜撰出来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观念上已经承认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但决定整个中国社会命运的,仍然是在男性与男性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文化的斗争一直围绕着这种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进行,在其内部运行的不能不是男性的权力原则。社会教育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女性大量进入中国社会,但她们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找不到仅仅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得到中国女性的重视,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是,在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从事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大都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也都重视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这就使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开始阶段始终有一种方向感。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也大多是有这种方向感的。到了21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繁荣起来了,但也与女权主义文化理论脱了钩,对于中国女性整体社会命运的关注变得极为淡漠,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了一个更广大的文学空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了自我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只要我们关注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命运和文化处境,甚

至连我这个男性社会成员也是感到触目惊心的。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拐卖妇女的事件和溺婴事件,城市底层青年妇女和进城农村青年女性的性工具化,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在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现象,都是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对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20 世纪 30 年代最有成就的女性作家都集中在左翼)、五四新文学(中国的女性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特别是鲁迅(鲁迅把一个女性——女娲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创世神)的研究。所有这些方面,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都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我认为,在这里,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女性研究者如何逐渐走向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己,走向一个中国女性对中国文学的感受和体验中。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实践的问题。

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的博士研究生中的女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愿意选择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的题目,但我这个男教师即使能够感觉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切入点也是常常停留在男性的视野之中,其思考方式也是男性更加擅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直入方式。邓如冰是我的 2003 年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她在选题的时候,提出了她现在出版的这本书的题目。当时我着实一愣,好像眼前突然亮了起来,似乎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女性主义文学和什么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我想,女性主义文学,不就是由女性创作出来的任何男性也不可能创作出来的文学吗?女性文学研究不就是女性研究者所进行的任何男性都不可能作出的研究吗?不论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女性提出了多么高远的文化目标和文学目标,都不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当中逐渐实现的吗?在发展至今的人类文明中,不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女重衣,男重食,不是一个亘古未变的事实吗?女性对衣服的直接感受和心灵体验,男性对食物的直接感受和心灵体验不都是很难被异性所代替的吗?尽管我这个



男性教师很难断定从这个入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将会发现什么具体的东西,但这个题目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文学的研究题目则是毫无疑问义的。所以,我肯定了邓如冰的这个选题,并尽力支持她做下去。2006年,邓如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在出版的这本著作,就是她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润色而成的。

我认为,这个论题,是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的。当前,文学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像我们这一代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已经不适应当前文学研究的现状,因而需要有专家式的学者,在整体了解的背景上专注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并将这一个角度的研究推向整体,推向深入,推入到自己的审美感觉和精神感受之中去,从而达到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高度,并为整个文学研究作出一个女性研究者才能作出的独立的贡献。张爱玲小说的服饰描写值得研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男性作家)的衣饰描写也需要研究。我相信,只要深入研究下去,从任何一个真正女性的角度都是可以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的。

我期盼着。

王富仁

2009年12月6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一、近现代:宏大叙事中的服饰变革	1
二、张爱玲:作为作家的衣服狂	20
第一章 人物论:女人与衣(一)	30
一、衣冠不整与严装正服:两种女人	31
二、衣裙和手镯:攻守之战	41
三、黑色服饰:疯人和女鬼	49
四、服饰的赌博:身体换物质	57
五、服饰与身体:性感对象	62
第二章 人物论:女人与衣(二)	70
一、服饰话语与疾病寓言:哲学化的生存境地	71
二、丑陋服饰与丑陋身体:丑一病一死	79
三、婚服与嫁衣:华丽的殉葬	89
四、寡妇服与母系铁闺阁:母女教育	98

第三章	人物论：男人与衣	107
一、服饰的看与被看：男性视角		107
二、服饰对比：寻找爱与美的男性		112
三、美的假象：惨伤人生		118
四、不对的服饰：纨绔公子的绝望与虚无		125
第四章	主体论：作家与衣	138
一、过时的款式：女儿的慈悲与爱		140
二、辣挞光辉的色彩：逆女的生命之色		149
三、俗艳的风格：穿越废墟的人生姿势		158
四、艳异的意象：沉沦与救赎		165
结 语		177
图片出处		180
参考文献		182
后 记		186